

“她题材”热度下中年偶像剧的迷思

——评热播剧《闪耀的她》

刁基诺



《闪耀的她》剧照

“她题材”剧作以探讨女性成长、塑造女性精神、强调女性的独立表达而广受女性受众的青睐。与前代“大女主”将所有光环聚于一人不同,最近一段时间,此类剧集的女性群像视角能够容纳不同年龄职业各有特点的女性角色,展现女性在社会上面临的不同考验。

近期播出的《闪耀的她》无疑是“她题材”女性群像剧的又一热门剧集,收官时不仅收获了近3万的话题热度,还名列播出平台剧作热播榜榜首。

虽然剧中管文(秦岚饰)和丁宁(王阳饰)是“30+”的设定,但实际上戏外秦岚、王阳等都已经成熟的“40+”中年演员,这一部剧作以“中年偶像剧”作为吸睛噱头,多次因感情表现高甜冲上话题榜。然而,本剧也呈现出一些迷思,值得认真探讨。

迷思一:“中偶”与“幼齿化”行为的错位

近年来,如《亲爱的,热爱的》《一生一世》《你是我的城池营垒》等青春偶像剧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但中年偶像剧却好像离“现实”越来越远,过度重视“偶像”一词,导致剧作一味展现浪漫甜宠,演员妆造,或是频繁制造“困难”并霸道解决的“爽文”模式……人到中年有了更多生活阅历,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状态,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中年人的行为动机、行动选择一定会更多考虑责任,担当,关注家庭以及自我发展。

而在《闪耀的她》中,则充斥着“幼齿化”的错位行为。各位“30+”的角色,却做着“18+”的行为。比如第一集丁宁碰到酒后的管文,先是管文毫无预兆地爬到车盖上拿口红乱涂,再接着是丁宁用口红画花管文的脸,这是受过高等教育职场精英的行为吗?再有准备裸泳的管文不小心被误人的丁宁看光,管文把丁宁推倒泳池里,这些还都可以理解。但丁宁此刻的行动目的是找陈总,出现意外不应该第一时间给对方电话解释清楚再去换衣服吗?也不至于为

了附和“遇到管文就没好事”的设定,非要自己换完衣服再去找陈总,以至于对方因联系不上他愤怒离开;再比如陈萱宣傻白甜的标签人设,不顾律师职业操守又哭又闹毫无专业可言……每次摔倒都摔在别人怀里,每次说坏话都在厕所,对方还都刚好听到,一生气就咆哮,办公室桌面的东西就是为了表现愤怒时被砸而存在……这些不合时宜的行为和过时的表达,只能让观众感到尴尬。

当然,“幼齿化”还伴随着几个角色的戏剧化表现。丁宁作为一个成熟的商界精英,不做背调就误会管文和景知秋老公王立仁谈恋爱,还推开所有工作一路追到云南。更在大结局时放弃了职业晋升,选择陪在管文身边。彼得贿赂郑董,八九万一瓶的酒两箱两箱地送,管文知道后仅用一封投诉信就把久居集团核心的郑董、彼得和雷克森三个人都拉下马。更戏剧化的是彼得和雷克森在天台跪着求管文放过他们……

这真有逻辑吗?陈萱萱离婚后一直有一个高智商博士生在旁边陪伴她;景知秋好不容易回归职场,却在这个时候怀上了二胎,是不是又只能再次选择回归家庭;林浩一个能够伪装七年的人,让他选择鱼死网破是不是合乎情理?这些设定能否在现实中出现不得而知,但“幼齿化”堆砌出的故事大多经不起推敲。

迷思二:被标签化的主角群体与被物化的角色设置

《闪耀的她》三位主角中未婚单身女性被催婚,已婚女性面临家庭各方压力,已育女性要面临二胎平衡感情危机,这些普遍设定确实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总体来说,主要人物体现了新时代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当代女性形象构建。

但是在塑造群像的过程中,却展现出了对于女性形象的刻板甚至负面认识,尤其是女性配角的设置有被物化的嫌疑。例如剧中为了在景知秋的故事线中安排波折,设置了想插足婚姻的秘书Lisa一角,在试用期就公然和老板娘叫嚣;管文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陈茉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管文难堪,不仅在公司公开和男上司搞婚外情,还故意用美色说服男客户,哪怕在男客户的老婆出现后,还无脑地低情商激怒对方;陈萱萱老公林浩的出轨对象,除了“茶艺茶艺”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Cathy也是这样的存在,尤其在她被当作扰乱丁宁和管文关系的棋子时,完全是一副把所有心思写在脸上的木偶化人设……这些角色的行动线毫无说服力,设定也是男性凝视下的符号化存在,低胸装、包臀裙、黑丝加大波浪、迷离的双眼、说着轻佻的话……本质只是为了表达一种约定俗成的固化形象。

另外,在已经是2023年的职场中,外企男领导竟然还能在职场公开会议中说出“女人的花样就是多”并伴有集体附和带有明显“物化女性”及“性骚扰”意味的台词,不知同为女性的编剧作何考虑。在景知秋意外闯入的婚姻沙龙上,培训师只强调女人在婚姻中不能放弃自我管理,要在忙碌之余多去经营夫妻相处之道,试问将婚姻质量的好坏一味归结于女性是否有失偏颇?

剧中还出现了不少人物设定偏差,比如第5集在射箭馆,管文作为一个被父母因年龄催婚到有抵触情绪的职场女性,竟然在闺蜜说着急结婚的时候说出“大姐,你33了还不着急呀”的台词,是突然被“洗脑”了吗?

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长期以来都在塑造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在“她题材”的作品中,虽然能看到女性意识被逐渐关注,但是在《闪耀的她》中,确实存在人物设定出现意识偏差的情况。著名导演李少红曾说女性意识不在于描写的对象是不是女人,而是指创作者看待事物的思维角度和方法。“她题材”对于女性的塑造不应该单纯地设计符号化的人物,物化女性在职场中、婚姻中、交往中的形象。

迷思三:混乱的“深刻”和表演的“扁平”

在32集的长度里,剧中三位女主除了打拼事业,还要去应对职场欺压、无性婚姻、“吸血”亲戚、出轨外遇、婆媳矛盾、二胎催生、投资受挫、父母催婚、职业歧视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然而,如此深刻的社会问题集合,却遇到了扁平化的人物设定,造成了什么都想涉及,却什么都没有深挖的混乱。

由于人物设定并不出彩,几位演员虽然养眼,却在人物塑造中呈现出“扁平”的程式化表演。尤其是前6集不仅剧情混乱,演员也经常以大喊大叫表现愤怒,以扭捏作态表现天真。比如秦岚饰演的管文,甫一亮相就是靠镜头切换完成大段对白台词,满屏的弹

幕都是观众对其表情没有变化、台词寡淡“气若游丝”的质疑;刘芸饰演的陈萱萱更成为了观众吐槽的对象,尤其是在前期她夸张用力地扮演着傻白甜;张萌扮演的景知秋也被观众吐槽不自然……

然而,真的是几位主演不会表演吗?并非如此。秦岚的《又见一帘幽梦》《延禧攻略》都塑造了出色的荧幕形象;张萌出演的《宝贝》《离婚律师》也鲜活生动;而刘芸更是作为表演导师在综艺中指导新手演员,基本功可圈可点。然而,为什么到了《闪耀的她》,感觉几位大女主的表现差强人意了呢?这与剧作所谓的“戏谑化”风格有很大关系,这是他们的优势。在未来,期待演员对不合理的情节和人设具有更强的辨识能力。

公平地说,该剧在后期是渐入佳境的,尤其是在对于友情的刻画上。三位女主角在面对生活事业的困境时彼此帮助陪伴,同为女性,她们希望因为有自己,朋友能过得更好,突出了这部剧想升华但仍余空间的“闪耀理论”导向。

该剧的英文名是《Stand or fall》,有无论好坏共同面对的隐喻,也点题了闪耀的“她”群体与女性相互影响的意义。2013年阿米纳图·索乌和安·弗莱德曼首次提到闪耀理论(Shine Theory),在The Cut专栏文章中也诠释了“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的观点,指望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并帮助影响你的朋友们。因此,虽然《闪耀的她》有一定瑕疵,但是看过这部剧依然能感受到“她题材”对女性成长的正向引导,让观众感受到现代女性的生存痛点以及面对危机逆流而上的强大力量。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中年偶像剧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师)

好的台词是被雕塑过的真实与自然

沈嘉翔

“公共空间是大家的,那……那我不是大家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尽管《漫长的季节》已经收官,但秦昊饰演的“东北老舅”龚彪的各种金句持续在网络平台流传,甚至被做成表情包,从侧面也印证了台词之于人物的重要性及感染力。

秦昊是东北人,剧中台词口音肯定不难,原剧本中很多语言也被他改成东北俚语,配合含混的吐字发音和下沉的语调,使人物自带“穷横”的松弛和幽默的“彪”劲儿。这是上个世纪东北土地上恣意生长的、生活一地鸡毛的市井老哥儿们形象。很多评论都在关注他自毁形象的敬业,但精妙的台词处理也是人物能否立住的关键。

一段时间以来,演员的台词功力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然而,到底什么是“台词好”的表现?

台词不仅是说话,它超越了剧本的有声表达,是表演不可分割的部分。好演员的台词功底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有对人物和情境的理解而凝练的艺术表达。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曾被BBC以超豪华阵容重新演绎,同一句话被9个演员呈现9个版本,构成一段舞台小短剧,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气息、重音、停连等技巧处理,表现叙事的不同逻辑和台词表演背后满满的戏剧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台词表演挣脱了文字的束缚,转化成有生命力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早已言明:悲剧/戏剧是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这规定了表演的范式——行动+语言。演员的表演必然是行动与台词的结合,将艺术激情赋予姿势、语言、音调、情境等,台词不仅是诵读或讲述,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导演”,决定表演的行动。

气息是台词的动力

台词“表演”的好坏直接显示了一个演员水平的高低,也标示了一部艺术作品可能达到的高度。对演员来说,刻苦的台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甚至

要练习在静止/运动等不同姿势的发声、咬字和气息。其中气息控制可能是最难的,它是台词的动力,没有气息,台词不能有效地点送,更无法形成节奏,哪怕表演轻声、哭腔都需要气息的配合。有些演员在表达角色或紧张或愤怒或激动等情绪时,多喜欢用急促的气息,甚至用力过度以至于鼻翼开合都很夸张。如此刻意的技巧使用只会造成角色与情感完全脱离,不会让观众信服。

演员刘琳在配音综艺节目《声临其境》中的表演足以展现她台词的表现力。她自身音色的标识性较强,略带点鼻音,相对较为厚重,但她在为《红樱桃》中楚楚配音时,用较为靠前的发声位置和吐字方式,与人物13岁清亮少女声线非常契合;同时她又利用克制的气息表现一点点哭腔,呈现人物超越年龄的沧桑和悲悯。当她为《骆驼祥子》中虎妞配音时,发声位置相对靠后,又用强爆发力的气息,配合收一点点字尾的吐字归音,精准还原原液爽利又不失善良的老北京姑娘。

王志文在电视剧《黑冰》里的表演一直被人称道,他所扮演的郭小鹏在最后一场戏的独白更是经典。这段台词长达11分钟,王志文一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生活化表达,运用舞台剧较深沉的共鸣和气息感,以古典文本的表达来演绎这个知识渊博却人格扭曲的大毒枭。这段独白和仰角大特写结合在一起,观众甚至能感受到演员气息的运用,能捕捉到他什么时候加强语气、表达重音,什么时候调整气息、故作轻描淡写。这场戏是故事的尾声,郭小鹏被执行死刑的前夜,也是他人物行为逻辑和动机的展现,因此这段台词用这种舞台化方式表演,既符合人物在临刑前的精神状态,又超越现实,为人物带来一笔重彩。

表演不准确,再好的台词也会被淹没

和所有的艺术创作一样,提升技巧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技巧背后所体

现的艺术感受。苏秀曾评价赵丹:尽管有南方口音,但表达人物情感却很到位,他的台词就算好,有艺术的美感。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扮演一个动荡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小广播,当他躺在破竹椅上,一边摇晃着椅子,一边做着轧金子发财的白日梦,“哈哈哈哈哈,老子发财了!”忍不住哈哈大笑,竹椅也坐塌了。这句台词运用了上海方言和上海本地普通话结合,演活了这个小人物的得意和贪婪,一句上海普通话台词为角色锦上添花。

一句话写得再精彩,如果没有好好研究该怎么说,就什么也不是。演员研读剧本时很重要的就是揣摩台词背后的情感、情境,这些可能在文本中根本没有体现,写一个故事和演一个故事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词与表演动作之间的关系。很多经典角色或精妙瞬间看似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但大部分是设计出来的。

电视剧《潜伏》中谢若林结巴的语言特点就是导演与演员临时添加的神来之笔。他对余则成挤眉弄眼、结结巴巴地说:“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让人物一下子生动了起来,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人物狡诈、唯利是图和卑鄙。在这里,台词暗示了一个人灵魂的死亡,也涂抹上剧情所要表达的悲喜剧色彩。

姜文说过台词必须要配合准确的表演,否则再好的台词也会被淹没。他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向自己兄弟们求证鹅城民女被施暴的事,这五位兄弟都是以一句“大哥,你是了解我的”开头,随后分别以另一句台词展现各个人物不同的前史和性格。比如麻匪老七说“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仗势欺人,我喜欢被动”,演员危笑扮演的老七用表情和台词节奏表演了该句台词的潜台词即两性关系中的特殊癖好;也更暗示了人物的行动逻辑和最终命运;因为“喜欢被动”,他是唯一没有背叛张麻子的兄弟,也因为“喜欢被动”,他最终换了一个大哥跟着去了另一个未知的远方,

这种台词表达也暗合了剧情。

表演艺术就是这样,灵韵产生于永恒的现时之中,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一个停顿、一个重音、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却制造了人物永远的一瞬间。

“千万别超出生活的分寸”

台词不是复刻生活,如果演员不钻研台词,随意地说话,是达不到艺术审美要求的。学者们认为台词是从表演者身体内部过程的终结处开始的,仿佛在那一瞬间从思想和感受中喷发而出。这种“现时”是专属于表演的艺术张力和激情,是一种被雕塑过的真实和自然。

马龙·白兰度说过表演的实质就是要以假乱真,机械地背台词会让观众察觉演员在念剧本,因此开拍时他不提前完整背出台词,而是把自己做的记号、提词卡等放在拍摄现场随处可见——衬衫袖口、桌上水果、窗帘布等等。他提前准备的是人物潜台词、分析角色情绪、调动自己的情绪记忆,当一看到提词卡时,白兰度的大脑立刻活跃起来,身体迅速做出反应,好像是第一次讲台词所要表示的想法,于是一举手一投足自然逼真可信。

对于观众来说,也许不同媒介的表演产生的审美感受是不同的,影视作品似乎会让观众感到更自然、更生活化,而戏剧舞台的台词似乎显得更高亢,节奏起伏的韵律更明显。但是从创作角度来看来说,无论怎样的媒介,台词和表演的出发点都在人物本身。戏剧舞台上台词最怕是有所谓“千篇一律”的舞台腔——即固定的声音位置和语调或者刻意追求“脸谱化”语音语调——毕竟戏剧表演和戏曲程式化表演和技巧性审美不同。徐晓钟在排练《麦克白》时也强调演员的台词处理不能刻意舞台化地拉腔控调,要从内容出发。古典文本的台词必然经过舞台化的加工处理,但也只能服从于规定情境、人物情感,不是刻板地、不顾一切地把台词点送出



《漫长的季节》中,秦昊饰演的“东北老舅”龚彪的各种金句持续在网络平台流传,从侧面也印证了台词之于人物的重要性及感染力

去,任务完成了事。

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阐释他对戏剧和表演的观念,称道临场传神的文字能力和台词功底又进行了完美的诠释(上译厂译制时部分段落由孙道临先生自己翻译):

念台词要念得跟我一样,很顺当地从舌尖上吐出来,有许多演员,他们爱直着嗓子喊,那我宁可找个叫街的。……即使感情激动,甚至于在狂风般的冲动里,你们都一定要懂得有节制,做到雍容大方。……可也别太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